

朱雪山



走乡串户，一套“家什”一台戏

【对话】

扁担戏还是“吃饭家什”吗？

2018年，我演了120多场戏，包括“非遗”进校园、进社区的各类公益演出。与过去相比，如果再靠扁担戏养家糊口，真的不足以维持生计。一场演出收入大概200元，一年100多场，你算算，也只有2万多元。好在我和老婆还有点退休金。我不会开汽车，在镇上来回赶路，是可以骑骑电瓶车的。有时会到中心城区的社区、学校、外企去表演，就要挑起担子，坐着申崇线赶路，一天下来筋疲力尽。

为什么愿意坚持演下去？

演扁担戏，就是给更多人带去快乐，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。这个展馆里的东西都是儿子帮我整理搜集的，像崇明扁

担戏大事记，我们家三代传人的族谱图，还有日本友人、中国木偶剧团团长送我的木偶、书信都留下来了，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啊！扁担戏在崇明其实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如果渐渐消亡了，甚至在我手上断了，万万不行的。我的几个兄弟都已经放弃了，只有我一人，再怎么也要坚持下去。有时去给外国人演出，看到他们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，让孩子通过扁担戏来了解中国文化，我就想，这些我们民族自己的瑰宝就更加要珍惜。

除了“扁担戏之家”，还有其他设想吗？

就这样一个微型展馆，我觉得远远不够的。你看，我家门口这5亩地多开阔，又紧挨着公路，交通便捷。我在想，

这里可以打造一个民俗文化园，与崇明旅游结合起来。“扁担戏之家”保留，在前方搭建一个舞台，可以随时演出；我家里就夫妻两人住，把两栋三层楼的房子改建成民宿，屋前的鱼塘改成景观池，搭建一个清水平台，让游客来到这里，既能看展览还能看表演，笃笃定定的，充分了解扁担戏的今生来世。现在，我已经请同济大学专业设计师设计了一个详细的图纸，就盼着有缘人能相中这里，投资建设。

现在去乡里演出，大家希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还自学一点简单的魔术。魔术不难的，准备一点绳子、幕布、杯子、水壶就行了，再配上自己搞的音乐，效果蛮好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是崇明扁担戏的“黄金时期”，朱雪山挑着担子到处活动，每逢过年过节、家有喜事都少不了扁担戏的锦上添花。在村口听到一声艺人的吆喝和铜锣声，村民便自发聚集在一起，凑足份子钱只为看一场好戏。《武松夜战蜈蚣岭》《薛仁贵大破摩天岭》《唐僧取经》《罗通扫北》……每次演完这些经典剧目，朱雪山都会反复琢磨其中的细节，力求更好，他一人挑着30多斤的担子在崇明乡间地头一场场演，甚至走出海岛赴江苏启东、海门等地表演，同样大受欢迎。

“当年在农村地区，干一天农活只有4毛5毛，做木工、泥工最多也就8毛1元，而演一场扁担戏有2.5~3元的收入，一天最多能演六七场，日收入相当于20个人工！”朱雪山笑称那时挣钱多，讨媳妇也相对容易。

“祖传的技艺不能断在我的手里！”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群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，扁担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朱雪山的堂弟、堂哥先后改行，有的开起了出租车，有人做起了铝合金生意，还有一个成了专职农机手，只有他还坚守着这副担子，舍不得放弃。

转机出现在2007年，崇明扁担戏与沪剧、奉贤山歌等传统戏剧一同入选了首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朱雪山挑起重担，成为崇明扁担戏唯一的传承人，近年来，崇明扁担戏的抢救工作陆续展开，中兴镇机关、事业单位，文化活动中心等先后开展了“学扁担戏，当新传人”的活动。与此同时，扁担戏作为乡贤教育的一部分被引入汲浜小学，编进了校本教材。朱雪山将扁担戏带入家乡课堂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跟着他拜师学艺，利用业务时间学

习表演技艺，现在已有七八个孩子学成出师，能够独自演出，这让朱雪山很是欣慰。

樱花节活动结束后，朱雪山麻利地合起戏台，将锣钹拆下，绑在高脚凳上，再用麻绳牢牢拴紧，放置在电瓶车前，一路骑回了家。他的老宅一直没有动过，紧贴着草港公路边上，远远就能看到一幢单独的平房上醒目的“扁担戏之家”五个烫金大字。2016年，在中兴镇镇政府的支持下，朱雪山在家中开设了扁担戏工作室，介绍扁担戏的历史，展出百年道具。

这间4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，珍藏着从祖父时代留存下的老物件。玻璃展台上，三个杖头木偶经过历史的洗礼，脸部已开始掉漆，身上的布衣也陈旧破烂，但依稀能看出当年精致的手工。“其实，扁担戏的技艺不仅仅在表演上，这种零散的传承也不能作为主业。”除了表演，五指操控的木偶必须要表演者亲自设计完成。

朱雪山告诉记者，扁担戏所用的木偶用橡棕木雕刻，太阳底下晒不容易有裂痕。制作木偶是一项手艺活，一般做一个需要2~3天，就连

木偶身上的衣服也要自己缝制。朱雪山的针线活还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。崇明扁担戏的木偶一般经过打坯、雕刻、打土、喷色、彩绘等工序，再根据具体人物配上胡须头发，如果是新娘子还要盘头发，然后画上脸谱，一个木偶头制做好，仅仅是第一步。

服饰的制作是第二步。木偶服装上最主要的装饰就是五彩缤纷，艳丽夺目的手工绣，朱雪山会根据特定的人物来设计绣品上的图案。比起其他木偶的服装，崇明扁担戏的木偶服装要简单得多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物，服装都是以T字形为主，木偶一般没有手，这也方便的操作者可以随意加一些小道具。道具是一方面，表演时更是考验操作者身心高度协调。“初学者往往会顾此失彼，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琢磨，勤加练习，才能操控自如。”

最近，朱雪山又创作了《食品安全》、《垃圾分类之猪八戒》等新剧，主角用的是西游记里的人物。“我还可以演十年，希望十年以后，下一代传承人已经到位了。”朱雪山相信，只要观众听得懂、看得懂，老少咸宜，扁担戏就有生命力。



□记者 欧阳蕾妮 袁梓涵 摄

既当导演，又做演员，手、脚、口、舌并用，一副担子，一套行头，一个人演活一台戏，这样的表演形式你见过吗？

一人一台戏，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

一根扁担将戏摊子挑上台，打开摊子，朱雪山利索地钻进朱红色绒布帷幔里，坐上藏在幔围里的高脚凳，这块1平方米的戏台，便是他的整个舞台。朱雪山抬起双脚，先后踩响架在高脚凳凳面横档上的大小锣和一个钹，好戏正式开演了！帷幔里的他，精准操控起舞台前的木偶：用食指控制木偶头，中指和拇指插入木偶的两袖中，做出点头、作揖、拥抱等动作。操着一口崇明普通话，朱雪山时而模拟剧中人物的道白和唱腔，时而用口中含着的铁哨发出翻滚、打斗的声音，演到高潮时，配合恰到好处的锣鼓声，动感十足。一场《孙悟空来到崇明岛》的新编剧目引来了观众的阵阵喝彩，也为当天的崇明山樱花节开幕式增色不少。

“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”乃是木偶戏的表演特征，今年62岁的朱雪山已经演了40余年。作为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，朱雪山挑着一副从祖父手上传下的担子串乡走镇，只为将崇明扁担戏这项“非遗”年复一年地演下去。

演一天相当于20个人工钱

崇明扁担戏属于布袋木偶，与提线木偶、杖头木偶并称为世界三

